

头条诗人

丁玮现代诗新作八首

○丁 玮(南京)

共 性

见到你就像  
往春天里混入夏天  
满树的绿意顺着柳梢往上爬

张开双手,才勉强  
捧住新鲜的节奏

晚春的花开在最隐秘的角落  
一只茶杯遮住了花影

仔细端详  
一块块绿油油的田地  
绵延到青山  
被一束麦穗拉住  
那被时间雕刻又丢开的空旷  
荒芜一直等着心安

稻谷和麦穗虽然是  
两个物种  
它们又共同拥有一个春天  
某些暂时无法被命名的共性  
在一小片田埂上  
不断围垦出你我的人生

梧桐絮在飞

这个季节的梧桐絮很多  
它们从果实里剥离,飘向空中  
各走各的,变得不再像一家人

树下的人脚步匆匆  
他们曾经见面,礼仪周全,彼此陶醉

当太阳再次升起  
梧桐树粗壮的树干紧紧抱着大地  
鹅掌形的叶子在风里挥手  
向种子告别  
挤掉孕育的深情

树下的碎影

复刻了时间里的切片  
闪闪灭灭 不时搅动

亮莹莹的快乐、背叛、互助、孤独……  
摊开在这个世界

不舍采摘的记挂

轻轻,浅浅,淡淡  
结了一颗  
浓烈的果子

一丝苦涩 若  
曲曲的瓜  
半个时辰生出彩翼

投湖的石子  
瞬间击碎心的微薄外衣  
只要夜有星辰  
灵魂就不会荒芜

守护自己的言语和思想  
修行的娇柔之下  
包裹坚毅

草原之后峡谷的巨大裂纹常常出现  
大地之子  
不惊喜亦不哀伤  
时间之轮守望 星河恬淡常在

泡 泡

一场及时雨让心头的火降温  
也可能是熄灭  
火苗在时间里发酵  
到晚上愈演愈烈

春天来了  
春天不会敷衍,或者  
故意推迟到来  
要不等待绽放的花儿不答应

东风也难免乱弹曲调

桃树的枝上会结出桃子  
它们不会被  
小时候的青涩  
遮蔽成熟后的甘甜

今夜  
我们走到这儿为止  
不着急走明天的路  
但要把落下的昨天补齐

拾起每一个句子和表情  
回头的动作总是充满决绝的深情

见过你,何止一面

在千百年里  
东风朝着南方悠扬地吹  
麦苗在田地抽穗  
青涩的细芒还是软软的针  
我就见过你了

胸中的波涛如海  
在黑暗无垠里冲撞  
我苍白的表情浮现出若隐若现的神  
每一个动作都是  
无处安放的心

这一世  
有些人死去有些人醒来  
把死亡者钉在梦里  
朝着树洞喊话  
回音里透着令人颤抖的鬼魅

屋前的太阳花开了  
花瓣落在地上  
瓣瓣都通向柔软的心门

出发前  
我把它拴在小白鞋的流苏旁  
怕它太硬失去人的温度

又怕它太过柔软  
跌不出这破碎人间

阿桑你回来吧

阿桑  
新疆的杏花开了  
就笼罩在家里的屋顶  
起伏的土坯墙上  
刻着小时候弹弓的印子  
头顶粉色的霞云  
把屋子装饰成了紫霞仙府  
来来去去的人  
我不见你

阿桑  
我和你种下的桃树已经长到齐腰了  
该到小幽的臂膀  
我站在树边  
头脑中尽是我们倚靠在一起的样子  
阿桑  
那时候我们还小  
阿爷还可以给我们编织  
长满狗尾巴草的帽子

阿桑  
你没有回来  
但你其实一直也没有走  
有时候深有时候浅

深的时候我就写首诗  
浅的时候我便看看云

烟花总要翘首

雪白屋顶上的烟花  
在向长空发出持续的嘶吼以后  
计算出精确的一小段时间  
将许久的不确定  
引爆为惊艳

装火药的朦胧下午  
渐次塞满火药  
西落的霞光铺满天空  
抑或兴奋、焦躁、惆怅和敬畏  
人们将瑰丽装桶  
留着一丝迟疑作为引线

树状的花美到  
虚妄的真  
森林中的两角麋鹿、象群,  
打眼睛里走过  
它们的灵在此刻绽放  
孕育永远遵循着先后来后到  
和恰好绽放

春节的成人表白

没有一个春节应该被辜负  
就像经过了严寒春天总会悄然而至

春节的九天假期  
将它们平铺在案板、书房和菜园  
和微风一起采摘太阳的翅膀  
将它们订正在梦里

这样盛大迷人又随性的节日  
烟花在猎户座的腰带处绽放  
时间停顿在氤氲的迷雾中  
火蛇舔舐天空的幽蓝

在圆标汤水和清淡里  
时间凝固成半透的猪油沥干在冰柜  
等待融化幸福  
心事爬上树干  
敲击着紧张的心  
这是对春节的第一次成人化表白

**作者简介:**丁玮,南京诗词学会会员,作品曾刊登在《江苏广播电视报·文字副刊》《中华文化》《江苏经济报》等报纸杂志。

新诗部落

午后的叶子(外二首)

○邵顺贵(洪泽)

叶子也有老幼之分  
年长的于午后多犯困  
爱把雨当午后茶  
然后再眯上一会儿  
一有睡意风就送来枕头  
叶子中也有贪杯的  
把枕头当靠背还未离席就已  
打起了盹儿  
放飞自我是年轻的共性  
那些向根而落的叶子  
是受了“委屈”后  
正去往爷爷那里  
打“小报告”

午后  
叶子只需微调一下角度便可  
直视阳光  
与人性

此刻光线最明亮  
叶子将一个透明的我  
示于芸芸众生

午后的叶子翕动着唇  
想说点什么

奈何世人中“犯困者”居多

百合花

太励志了  
历经近乎百次的悲欢离合  
依然那么光彩照人  
定然有着非凡的远虑才无近忧  
才“忘我”得几近“无我”  
状似粉笔以夜幕为黑板  
画花好画月圆

虽休憩了狼牙般的刺  
大棒的本色没丢  
是河山的  
守护神

“银针”几乎包治百病了  
“金针”之谓  
能化一切腐朽为神奇

年年至岁岁来  
虽与万物磨合了上百次  
却依然怀着一颗包容的心  
对红尘百般迁就

红的是红娘白的是伴娘  
它点的鸳鸯谱都恩爱一生百年好合

浮 云

长年生活在缺氧与低温的高处  
可洒落的雨点却饱含  
它指尖的暖意  
把雪花镂空了才让它们飘飘洒洒  
尽快落下不误春天的  
归期

浮云所过之处的一缕缕阳光  
都被刻意地撞弯了  
是以抵达地面的时间会稍有延缓  
这让天空明显地暗了下来

浮云涌动  
将弯曲了的阳光  
顺着每一条光带打磨成虹  
七种色彩一个不落  
像江河  
不失其源

大江南北两个半壁江山  
被这根彩带牢牢地绑定在一起  
浮云是这根彩带上的  
同心结

浮云  
填补了我们仰望苍穹时  
目光中的漏洞

炊烟缕缕如你白发  
你站在湖边  
眺望远方  
归航的帆影

槐花香

槐花如雪  
清纯像一袭长裙  
蜜蜂演绎春天芭蕾  
乡愁在风里发酵

竹竿、刀锯摧残折磨  
超过骤雨狂风  
你成了春天里的维纳斯  
花瓣撒落一地碎银  
被贪婪卷进口袋

一步步抬升高度,融进云中  
勇气说,可以想象了  
我便笃定于满山啼鸣  
竖起耳朵收集泉水声  
——印证,天际线外的勇气

追 忆

去追忆,也去释怀,  
院落的细碎往事  
轻轻咬着急绪



程堂发 绘

接纳、放下新的朝夕、神态  
像鸟一样,不停啄食时间  
用过往填充留下的空洞  
抚慰一群植物  
和心  
院子不大,装了太多旧事  
偶尔把重一点的愁绪  
压下,在新裙子里鼓励自己

失 眠

步子放轻,

双臂自然垂落  
郊野漫步的人,有另一种失眠  
狭窄和广阔都挨着夜色  
注定产生某一种清醒

我的容器里,睡眠很浅  
爱游泳的意识,浮起、下沉  
蜿蜒在枕头边  
逼我穿衣、走路,回甘部分夜

有些路为失眠者而建  
拖着影子,煽动月亮停在空中

自然美的不倦歌咏者

——应文浩诗歌写作艺术初探

○徐祥龙(安徽)

应文浩热爱自然,善于捕捉自然中最有意义的细节,用简洁的语言、灵巧的篇章、富有层次的结构,卓尔不群的联想,给予诗歌中的自然以深层意识的暗示,唤醒人们返回自然,追求宁静与美好,是自然美的不倦歌咏者。

一是诗人善于用敏感的耳目发现自然之美。在《吾心之灯》中,诗人通过对一场大雨中外面世界的场景描写,得出了“万物皆有吾心/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光”的哲思收获。诗中,诗人将落在顶棚上的雨水,形容成耳边的好句子踩着点,在顶棚之上跳踢路舞。想象十分奇特。接着诗人目光放远,看向更远的雨水模糊地带,诗人猜测那里肯定有一扇未来之门。想象模糊地带带未来之门,也是诗人自己发明的句子,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雨中的染树、香樟被雨水洗刷干净之后,在诗人眼中,俨然就是一面干干净净的旗帜。从雨后的树木到干净的旗帜,诗人确实有自己独具的思维空间。诗人还要将这个空间做得更宏大开阔。因为诗人发现,一场大雨下的万物,各自延伸着自己一边发亮一边苍茫的疆域。再普通不过的一场雨,被诗人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义,令人叹服。

二是诗人善于用设计构图表现自然美的层次。在《界线》中,某个秋日清晨,诗人来到家乡的河滩边,看到枯黄的芦苇,在微风中坚持站着;看到野豌豆正从堤脚向堤坡生长;看到几只麻雀飞向野豌豆丛,又飞回芦苇丛。最后,诗人看到太阳出来了,普照万物,万物原本的清晰界限又变得模糊不清了。但这些都是诗歌呈现的内容,并不是诗歌表达的内容。这首诗想表达的内容应该是,自然界诸多事物之间的界线、太阳光照耀下自然事物之间的界线以及向外延伸的人与宇宙的界线似有若无。为了表达清楚这种观点,诗人精心构图。诗人构建了天上、空中、河堤、河滩四个空间维度的事物,构图新颖又迷人。

三是诗人善于用细腻的心思来表现自然美的情感。在《月亮和她》中,诗人采用拟人化手法,写出了月亮想窥视屋内的她的急切心情和执着到痴情精神状态,生动且有趣味,读后让人回味,令人遐思:它是月亮吗?或者并不是,只是诗人一种情绪的寄托。诗中,屋里的她是谁,代表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诗中那些动人的句子,却久久难以忘记——“被关在外面/无数只细爪子/密集地趴在/墙上、屋面上、门上和厚厚的窗帘上/她的门不开/月亮会一直挂在天上。”月亮照着小屋,小屋里住一个女人。多么简单的场景,多么寻常的事情,在诗人笔下却意味隽永、回味无穷。这是诗歌的魅力,也是诗人写作水平的体现。

四是诗人善于用联想拓展自然美的疆域。诗人应文浩深怀悲悯之心,他将底层人的生活,描写得细致又感人。在诗歌《活着便有光》中,诗人看到路边一个双肩瘦削的女人在卖荸荠。他就停下脚步,仔细观察。他看到这个女人用水果刀逐个削去荸尖,掏出凹蒂,用刨子刨去荸荠皮。这个过程本普通,难以产生诗意,却因为诗人悲悯之心的注入,让他笔下卖荸荠女子有了迷人风采。诗人的悲悯发端于这个女人瘦削的双肩。他猜测,“不知道瘦削的双肩/是否历经过什么”。诗人悲悯的情绪一旦产生,他笔下的万物便有了深情。在悲悯的诗人眼中,这个女人和她的小刀、刨子、荸荠等,都是鲜活可爱的,都能生出一团或一道亮光。她削去皮的荸荠的白肉,成了诗人眼中刚刚被放出来的白光。它们一个个的,都学会了跳跃和翻转。当然,可以想象,这种跳跃和反转,借助于削荸荠女人的手的作用。不仅如此,诗人还将这个女人削荸荠的行为,上升到了打破熵增定律的理论高度。在这个女人削荸荠、放荸荠的劳动过程中,那些荸荠也实现了层叠、归类,也产生了新的秩序。甚至那些刚被削皮的荸荠,发出的白光线,也可以给予不知道经历了什么而双肩瘦削的女人,以有效的情感慰藉。如此一来,无序的熵增定律被打破了,自然美的辽阔疆域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五是诗人善于通过哲思提升自然美的高度。当你来到空空的戏台,你会想到什么?在诗歌《看台》中,诗人看到偌大的空空看台,就坐在台阶上闭上眼睛冥思。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坐在台阶上的姿势,像移不去的椅子。戏台临河,流水经过,他感觉自己就是那个误入戏台的人。诗人睁开眼睛,天色渐晚。诗人望向天空,繁星满天。这一刻,诗人想到天空也是一个看台,看台上“坐满星星”。诗人又想,我们凡人如何才能坐到天空的看台,与星星为邻,俯瞰人间。想到这里,诗人便感觉到了悲哀。因为他恍然大悟,那人死后“才能获得的视野”。诗人运用高超的叙述方式和娴熟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将天上人间、过去现在和将来有效地贯穿了起来,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诗学哲思,让读者产生深切的共鸣。

浙江诗人楼建退说,应文浩的诗歌“既是物理世界的客观存在,更是心体光明的景象投射,象征着内心澄明与对世界的善意”。我深以为然。

**作者简介:**徐祥龙,1973年生,安徽天长人,安徽省作协会员,安徽省评论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清明》《安徽文学》《诗歌月刊》《星星·散文诗》《散文诗(人文综合版)》《散文百家》等。

投稿邮箱:jsjib2025@163.com